

## 分流炮臺及分流地區考察報告

卓立

30/11/2006

目的: 參觀分流炮臺以了解清代珠江口海防及考究其歷史沿革

### 參訪地方

- 一. 分流炮臺
- 二. 分流天后廟
- 三. 分流村

### 行程

分流位處大嶼山西南,鄙遠而未有公共交通工具可直達。十一月十二日早上乘車至石壁水塘,逆行鳳凰徑第七第八段,過大浪灣營地,沿著引水道前進至狗嶺涌,再下行抵分流半島東面沙灘,全程約八公里。由沙灘覓路上行三百公尺即達分流炮臺。盤桓兩小時後,向西步往約五百米外天后廟,尋找書上所述嘉慶年間修廟碑記。訪廟畢,北行六百公尺入分流村,勾留半句鐘搜集資料。最後北行八公里到達大澳,分流考察至此完成。

### 明清代珠江口海防及分流炮臺歷史沿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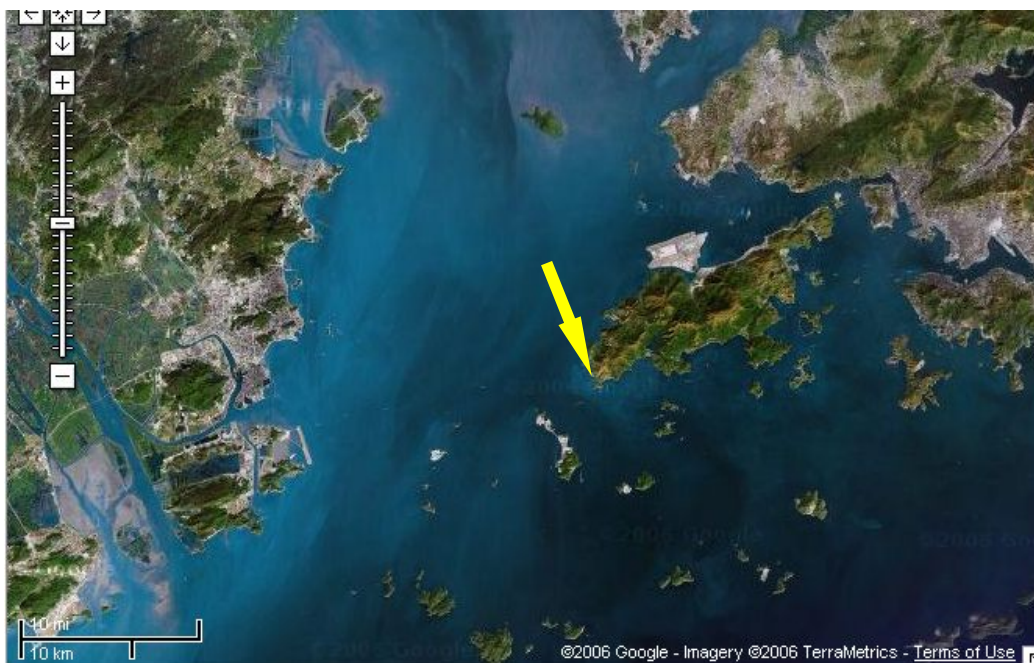
粵東海防以廣州為中路,大嶼山位處珠江口,廣州之海門也。大嶼山舊稱大奚山,久有居民,而居民不事農桑,不隸征徭,以魚鹽為生。南宋已有摧鋒水軍守戍。[1] 明初廣東沿海乃逋逃蛋戶附居,奸宄盜寇出沒之地。“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指揮花茂奏設東莞、大鵬二所,以備倭寇,屯種荒田,且耕且守。二所額軍二千二百有奇。”[2] 唯廣東沿海地理環境非常有利於海寇,“外自小星、…、大嶼山、伶仃山、… ,而至老萬,島嶼不可勝數,處處可以樵汲,在在可以灣泊。粵之賊艘, …海舶此處可以伺劫,而內河槳船、櫓船、漁舟,皆可出海群聚剽掠,粵海之藏垢納污者,莫此為甚。”[3] 正德年間,本國海寇未靖,又有番彝佛朗機入寇,占據屯門,海道汪鉉平之。厥後,隆慶元年,海賊曾一本入寇,四年,繼而倭寇流劫鄉村。萬曆八年,老萬山賊肆劫。天啟三年,紅毛彝闖入大船二隻。崇禎年間,艘賊李

魁奇、劉香等,相繼入寇,雖屢經勦滅,而南頭之守禦尤嚴。[4] 終明一代海寇相繼不絕,至清初情況更劣,“大鵬營汛地前被大盜羅欽輦、李成盤踞以為巢穴,劫東莞、新安、歸善各縣地方,民不聊生。順治十三年署印知縣傅爾植具請平、靖二藩,督撫二院追剿平定,緣此地為最險僻。”[5] 康熙年間,由於海氛未靖,明鄭部隊擾海,故有遷界之舉。自復界後,清政府對珠江口防海規畫漸為精密,於新安沿海擇地設墩台。[6] 康熙五十七年兩廣總督楊琳上疏,進一步加強海防,兵部應所請於粵東沿海地方,通省沿海泊船上岸之處,據高臨險,修築炮臺城垣,添設汛地,建造營房,分撥官兵,以靖海洋。[7] 及後楊琳“仰遵皇上指授,於臨海山梁,據三面之險,相度形勢,建立城堡,自八十丈以下,二三十丈不等,安兵自八十名以下,至三四十名不等。城內俱築實心高臺,不用垛口,高出城牆垛口之上,眼界瞭亮,運用炮位,三面應手。上設大炮數位,建造營房,官兵防守。”[8] 粵東海防至此大備矣。故康熙中業至乾隆末年,海氛尚算平靖[9]。嘉慶初年海防鬆懈,先有鄭一,張保仔,郭婆帶等寇擾珠三角一帶,擾攘達十數年,英艦亦於珠江口弋遊不絕。[10] 虎門炮臺群毀於鴉片戰爭,道咸年間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相繼割讓,清政府防衛重心漸移至九龍寨城一帶。[11] 光緒二十四年簽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清廷於珠江口海防已洞開。重建後虎門炮臺群亦成廣東海防中路之前線。

迄今大嶼山所尋得炮臺遺址僅有三座。東涌與石獅炮臺明確建於嘉慶二十二年。[12] 唯分流炮臺之設置記載弗明,嘉慶以後漸見有石筍,雞翼角,大嶼山炮臺之名,三者似為一。據蕭國健先生考據,此炮臺“建於明代〔Armando M. De Silva 之 *Fan And Its Fort*. 原載 *Journal of H. K.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8, 1968〕,康熙年間,沿海遷界,該台遂被廢置;直至復界後,於雍正七年〔西元一七二九年〕再行修建。”[13] 未考蕭國健先生所舉之西文書刊,炮臺建於明代此說存疑。唯大澳洪聖古廟內嘉慶七年“重修洪聖古廟記”碑刻捐助者有大嶼山炮臺之名[14],若大嶼山炮臺即分流炮臺,則其於嘉慶七年業已有兵勇屯戍,此最為確定。若從兩廣總督楊琳上疏時間,兼合《澳門記略》內“大嶼山有三十六嶼, . . . . 雍正七年,兩山各設炮台,分兵戍之。及瓜而代,與大嶼山屯哨為犄角,則澳門虎門之外蔽也。”[15]此條文推測,分流炮臺於康熙五十七至雍正七年間建造。最耐人尋味之記載乃在盧坤(道光十二年至十五年任兩廣總督)之《廣東海防彙覽》:“大嶼山石筍炮臺,嘉慶二十二年(1817)建,屬大鵬右營,在本營西,水程四百里,千總、外委各一員,兵四十八名。〔司案略:新安縣屬大嶼山,孤

懸海外,四面皆水,為各夷船必經之處,內惟大嶼山、東涌口二處,可以收泊。其東涌口向無汛房,惟大澳口,額設守兵十三名。山上向有鷄翼角炮臺,係大鵬營千總駐守,但與東涌、大澳相距遙遠,不能兼顧。嘉慶二十二年(1817),總督蔣攸銛、阮元先後題准部咨,委候補知府彭昭麟,會同新安縣,於東涌口建汛房八間,又於東涌口、獅山腳建炮臺二座,兵房七間,火藥局一間。大澳口楊侯廟後,建垛牆十丈,於二十二年(1817)八月竣工。〕” [16] 此記說石筍炮臺建於嘉慶二十二年,但有司案略一段更正。此文或可理解為盧坤誤認石筍炮臺即東涌石獅炮臺,故曰其嘉慶二十二年建。後人更正,說山上向有鷄翼角炮臺及東涌石獅炮臺方是嘉慶二十二年建。道光二年,大嶼山炮臺有千總一員,分防兵四十八名,撥防兵三十名。[17] 直至光緒五年,炮臺仍屬大鵬協水師右營有右哨外委千總一員(分防大嶼山石筍炮臺汛)及石筍炮臺汛防兵三十名。[18] 分流炮臺最遲應於光緒二十四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定後被棄。[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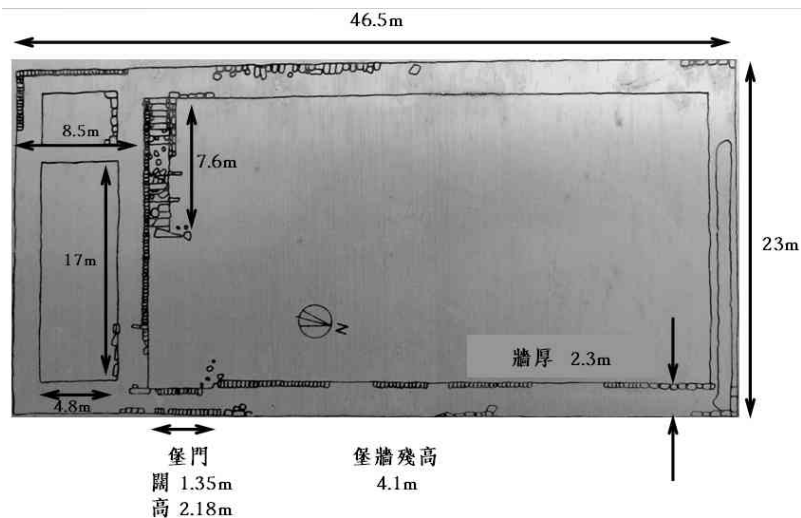
## 考察見聞報告



分流位置圖 (from Google map)

分流炮臺位於香港大嶼山西南端岬角分流半島小丘上,海拔約七十米高。北靠分流頂靈會山,三面環水。西臨珠江口,俯瞰珠江水道與澳門遙遙相對,相距僅

三十公里。南望萬山群島,東南五公里外則見索罟群島。分流半島橫截江海兩股水流,西面珠江濁黃江水,東面則乃蔚藍海水,於分流角外形成金線分流之奇景。炮臺於一九八一年被列為法定古蹟,建築署負責第一次修繕工程,香港賽馬會捐助,於一九八五年完成。其後建築署於一九九零年再進行大規模修葺,並整理炮臺附近環境與設施,一九九一年初竣工。[20]



分流炮臺平面圖 (攝自炮臺簡介再加實測尺寸)



分流炮臺外觀



分流炮臺營盤



分流炮臺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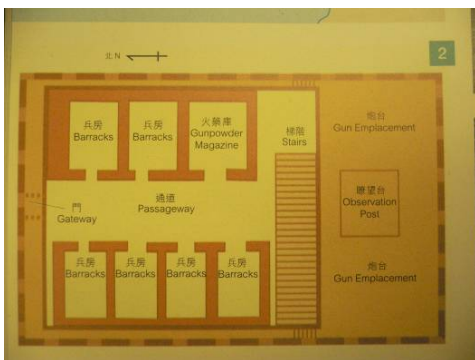


營門杉孔



炮臺青磚

炮臺外牆建於石基之上,再以花崗岩及沙磚疊砌而成。炮臺成矩形。經實測,東西牆長約四十六點五米,南北牆長約二十三米,部份圯毀。大門開於東牆,闊一米三五高二米一八。門頂花崗石板有七孔,每孔直徑八厘米,供上杉關門之用,入門後十米有靠牆石階,供守官兵上牆瞭望之用。南牆特厚,幾近九米,實一平台也,應為架置火炮之地方。其餘三牆,約寬二米三零。修繕後南牆殘高四米餘。東牆頂仍可見殘存構砌之沙磚。近門處,數層沙磚疊砌成拱形,磚縫仍餘勾縫白灰。東牆中央部份損圯,可窺堡牆內層乃細塊花岡石夾沙土構築。由上勘察可推測,修牆先挖掘牆基槽,以花崗岩為基礎。蓋大嶼山西南地底皆花岡岩,表面風化層沙土粗鬆,無法夯實,故內層棄夯打而以沙石疊砌成牆。為省成本,就地取花岡岩墊灰包裹外層而非包磚。牆頂鋪磚,以白灰勾磚縫防水沖去內層沙土。清代炮臺營盤外牆多有磚砌垛牆,恐此炮臺亦不例外,唯時日久遠,圯毀無存。[21] 炮臺內營盤雜草蔓生,中陷形成兩旁有半米高之平台,未知是因雨水沖刷而成或是建築原貌,唯殘存屋棚牆腳於近東牆平台上依稀可見。比較同期建造及形制相近之赤灣炮臺[22],營盤內殘存屋棚牆腳位置應是兵營庫房所在,下陷之處是為通道。



赤灣炮臺



殘陶片發現於北牆頂

(摘自蕭國健《關城與炮臺》頁 78)

修繕後北牆以沙土平頂,於此發現大量細小粗糙陶器殘片,三至十厘米長不等,厚約半厘米,多數呈微弧。陶片薄,故非屋瓦及甕缸碎片。估計乃散落營盤內外的食具或小型器具殘片及因取土修繕時被帶上北牆頂。炮臺內外,只見碎磚,未見有殘瓦。故推測兵營庫房或乃半磚石牆半木棚及以草鋪頂。此等建築入夏恐有暑濕之苦,也多烟火之憂。炮臺弗見水井,或因其於小丘之上,深挖打井亦未必有水。食水應從近一公里外分流村水井及村外附近山溪所汲。

分流天后廟位於炮臺以西五百米海邊,遊人稀少,時值維修,廟內一片狼籍。廟由一堂兩耳室組成,面積約六十平方米,觀其形制,類新界晚清時期廟宇建築。正室牆上有二碑,一為一九七六年重修碑誌,上書善信之名而矣。二為一九九三年重修碑誌,上有記此廟乃建於咸豐年間,華人廟宇委員會撥款及大澳水陸善信捐助維修。右耳室內掛有一牌,上書“天后元君”四大字,立於光緒戊戌年。同室尋得一碑,傍於牆邊,為雜物所掩。此乃民國十六年重修碑誌,碑上只書上善信之名,並無其他資料。廟內唯獨不獲蕭國健先生所記嘉慶二十五年重修碑誌[23]。綜合三碑誌所記捐助者姓名,姓氏參雜,以樊何吳梁陳為多,七六,九三年兩碑排名第一捐助者皆樊姓人氏。足證此廟由樊姓打理,但非一姓或一村之廟。

分流村位處天后廟以北六百公尺外,乃鳳凰徑第七段必經之地。村屋疏落,二三十間左右。門窗緊閉,殘破者多,野草蔓生,村民稀少。於村內竟有一梁公祠,門戶洞開,四壁蕭條,只餘一神龕一供桌。神龕上有六牌神位,梁氏開基祖置上層中間,最新梁永林之位則在下層最右。稍息於涼棚,遇一何姓老者,原居民也,年八十,尚在村內居住。問其炮臺事宜不甚了了,也未聽說鄭一鄭連福與分流鄭姓有關。從其得知分流村乃雜姓村,以梁何吳陳為大,樊姓則居於大澳,附近數村皆拜天后,現天后廟祝姓樊。其言密合從碑誌所觀察。

## 感想及心得

康熙年間兩廣總督楊琳奏議曰:“仰遵皇上指授,於臨海山梁,據三面之險,相度形勢,建立城堡,自八十丈以下,二三十丈不等,安兵自八十名以下,至三四十名不等。城內俱築實心高臺,不用垛口,高出城牆垛口之上,眼界瞭亮,運用炮位,三面應手。上設大炮數位,建造營房,官兵防守。…晝夜瞭望,以高臨下,遇有賊船,開炮

攻打,立成齏粉。一臺之設,勝兵船數十,一堡之兵,可當勁卒千餘,尚何奸徒不望風生畏,敢於海面遊弋哉。” [24] 閱畢當感有浮誇之嫌,遂有考察清代炮臺之念。親臨臺上則知楊琳之言非虛也,炮臺選址極佳,居高俯瞰珠江口水道,葡船固可直達澳門,而由澳門至省,則水淺不能行,必須由大嶼山,以抵於珠江進,就近監視葡人活動,非此地莫屬。海寇來犯,示警作戰,皆得心應手。蓋前期海寇缺乏火器,自難匹敵。及至張保仔船隊雖擁火炮[25],但船小難裝巨炮,近岸攻擊,難與千斤海防炮相抗。分流炮臺直至十九世紀初明顯仍有鎮海之能。



模擬射程範圍 (from Google map)

唯炮臺面卑狹,架二米多火炮已是極限,所置鐵炮應與東涌千斤火炮相類,其射程不會過兩公里。[26] 從衛星圖所量度,分流炮臺火力覆蓋範圍極小,只能射擊近岸船隻,遠未能封守海口。回說分流炮臺形制,實遠不如葡人十七世紀初於澳門所建之大炮臺及十七世紀中期之東望洋炮臺。分流炮臺臺面向南,單向射擊,三牆薄弱,四角無梭堡,乏交叉火力支援,炮位既無保護,彈藥搬運不便,也乏掩護體保護兵員,必難抵擋重炮攻擊及撫背襲逆。鴉片戰爭中同類形之沙角炮臺受英軍撫背襲擊



失陷,大角炮臺被英艦船炮所毀[27],可見此形制炮臺業已落伍,也失海防拒敵之效,只餘瞭望監視之能。南京條約簽定後清廷失港島,防禦重心因而漸移至九龍,大嶼山則孤懸海外,炮臺補給困難,也無改建價值,棄守已必然矣。

炮臺汛營因海防需要建造,本與當地居民無涉。隨著協營兵弁長期駐紮生活所需仰賴地方及與當地居民相處生活,漸見其樂於參與社區活動,炮臺汛營已成當地社區構成一部份。從大嶼山各廟宇碑誌所見,廟宇創建修繕,居民皆重視炮臺汛營兵弁參與,或是由協營出諭示,或是向軍官兵弁勸捐。軍官無論捐助多少,每每刻名在前以示尊重。分流炮臺非軍事重鎮也無甚戰績,縣誌府誌少有記載。唯其偶然已在大澳分流社區公眾史上留下一鱗半爪,有跡可尋軍官兵弁曾在此生活,而非政府文書上數字而矣。

## 後記

考察後翻查《香港碑銘彙編》,方知蕭國健先生所述嘉慶二十五年“重修汾流天后古廟碑誌”業已不存,乃據許舒博士抄本編錄。[28] 碑上所記千總歐楊琛,未有說明其駐守地。天后廟與炮臺相近,又有千總駐紮,蕭國健先生以此證明嘉慶二十五年炮臺仍有屯兵。[29] 唯大鵬協水師共有八名千總,其中四名千總防區相近[30],屢有越區捐助之事[31],故歐楊琛即分流炮臺千總之說實須商榷。蕭國健先生《清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鷄翼角炮臺一文又述,“據汾流鄭姓人謂:該地鄭氏為鄭連福及其後人鄭一之後。考鄭連福乃清初著名海盜,嘗據大嶼山為其巢穴,汾流鷄翼角炮臺,必曾為其所據守。其後人向清廷投誠,並定居汾流,以耕種為主;今汾流古壘附近谷地之田畝,仍有屬於鄭氏後人者;當時,該地所產之稻米,多供守臺者用。”“十九世紀初期,大嶼山為名海盜張保所據,其船隊常駐東涌石,汾流與東涌相距至近,想亦曾為張保部屬所佔。幸張保於嘉慶十五年〔西元一八一零年〕降清,清廷始能重佔該壘。”[32] 分流鄭姓乃鄭連福及其後人鄭一之後,此說存疑,未知有何佐証。而鄭連福及張保仔曾據大嶼山為巢之說,未有說明所本。遍查《廣州府志》只有嘉慶十四年張保避風於大嶼山赤瀝角,被清軍及葡人圍攻,最後遁去之記[33]。話說以張保仔傳說添炮臺之傳奇,吸引遊人,增其幽情,亦無不可。若言之鑿鑿云張保仔曾據大嶼山為巢及部屬盤據汾流鷄翼角炮臺,其論據則嫌粗疏。

## 注釋:

1.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上冊 頁 35 轉引自清顧炎武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四十二〈廣東下〉第二十七頁
2.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上冊 頁 85 轉引自清靳文謨纂:新安縣誌 卷八 兵刑志 第一頁
3.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下冊 頁 750 轉引自清俞昌會輯:《海防輯要》卷十一〈海疆總論〉第二十一頁
4. 清舒懋官,王崇熙修纂《嘉慶新安縣志》(深圳市:中國地方志集成.廣州府縣志輯 18 2003 據清嘉慶二十四年刻本影印)頁 862-863
5.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下冊 頁 763 轉引自清靳文謨纂:《新安縣誌》卷四〈職官志〉第二頁
6.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上冊 頁 135 轉引自清靳文謨纂:《新安縣誌》卷八〈兵刑志〉第三頁至第四頁
7.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上冊 頁 165 轉引自《清實錄》,〈聖祖實錄〉(三)卷二七七 第七一八頁
8.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上冊 頁 151 轉引自清郝玉麟等纂《廣東通志》〈藝文〉卷六十二 第四十五至四十六頁
9. 清瑞麟等纂《廣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6 據清光緒五年刊本影印)第二冊 頁 398-403
10. 清瑞麟等纂《廣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6 據清光緒五年刊本影印)第二冊 頁 404 - 412
11.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上冊 頁 365 轉引自《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六冊,卷七十六,〈耆英奏九龍山逼近香港亟應建立城寨以資防守摺〉,第三〇一〇至三〇一一頁
12. “大嶼山、東涌口、石獅腳炮臺,嘉慶二十二年總督臣蔣攸銛,阮元先後題准部咨建築。”引自清瑞麟等纂《廣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6 據清光緒五年刊本影印)第二冊 頁 95 a

13. 蕭國健《清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香港:顯朝書室出版 1982) 頁 15
14. 科大衛, 陸鴻基, 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市政局出版 1986) 頁 62
15. 張汝霖撰《澳門記略》〈形勢篇〉第十四頁(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7 據嘉慶五年重刊本影印) 頁 97
16.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 上冊 頁 195-196 轉引自清 盧坤等輯《廣東海防彙覽》卷〈方略二十一〉第十四至十五頁
17.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 上冊 頁 193 轉引自清 阮元, 陳昌濟等纂《廣東通志》, 卷一七五,〈經政略十八〉, 三一八三至三一八四頁
18. 清 瑞麟等纂《廣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6 據清光緒五年刊本影印) 第二冊 頁 267b
19. 以大嶼山關帝古廟碑誌為旁證。因咸豐二年有大鵬協眾軍官捐助, 光緒二十九年全然不見。光緒九年, 大嶼山鹿雲仙院石刻諭示上有“大鵬協鎮右營守府”字句, 故應仍有軍屯於大嶼山。引自 科大衛, 陸鴻基, 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市政局出版 1986) 頁 103-104, 334-342, 189
20. 抄自分流炮臺前簡介牌
21. 汛營多有垛牆, 而實物可參考東涌炮臺。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 上冊 頁 75 轉引自清 盧坤等輯《廣東海防彙覽》卷三〈輿地二〉第六至八頁
22. 蕭國健《關城與炮臺》(香港:香港市政局 1997) 頁 78
23. 蕭國健《清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香港:顯朝書室出版 1982) 頁 16
24.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 上冊 頁 151 轉引自清 郝玉麟等纂《廣東通志》〈藝文〉卷六十二 第四十五至四十六頁
25. 《廣州府志》屢記張保仔用火炮攻擊官民。清 瑞麟等纂《廣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6 據清光緒五年刊本影印) 第二冊 頁 408 - 410
26. 提督關天培試射三千斤炮, 射程只及沙角炮臺對開水門一半距離。水門寬 1113 丈, 而一丈合 3.2 米。由此計算, 三千斤炮最遠只及 1780 米。分流炮臺位於

海拔 70 米。自由墮體計算則為  $h = 0.5gt^2$  ( $h = \text{height}$ ,  $g = \text{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 10\text{ms}^{-2}$  and  $t = \text{traveling time}$ )。從 70 米高自由墮下到地時間為 3.7 秒。即火炮在 70 米高地平射,炮彈有 3.7 秒時間飛行。同一火炮在 20 米高地平射炮彈只有 2 秒時間飛行,也是說射程有所增加(如果發射初速為  $600\text{ms}^{-1}$ , 於 70 米高地平射,射程可達 2220 米。而在 20 米高地發射, 射程只有 1200 米)。雖分流炮臺火炮未必有三千斤,但分流炮臺海拔高於沙角炮臺,最大射程會有所增加,故用兩公里作為其最大射程。關天培試炮引自 劉旭《中國古代火炮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頁 197-198 轉引自《籌海初集》 卷一〈查勘虎門扼要籌議增改章程咨稿〉。 度量衡轉換根據 林光激《中國度量衡》(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67) 頁 193

27. 清 梁廷柟撰《夷氛聞記》(北京:中華書局 1997) 頁 51-53

28. 科大衛, 陸鴻基, 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市政局出版 1986) 頁 70

29. 蕭國健《清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香港:顯朝書室出版 1982) 頁 16

30. 清 瑞麟等纂《廣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6 據清光緒五年刊本影印) 第二冊 頁 267

31. 嘉慶七年大嶼山炮臺官兵也曾捐助大澳洪聖古廟。大澳武帝古廟內咸豐二年重修武帝古廟碑誌上有二十二名軍官,僅三人駐防東涌,其餘皆非駐於大嶼山。碑上資料採自 科大衛, 陸鴻基, 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市政局出版 1986) 頁 59-62, 103-105

32. 蕭國健《清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香港:顯朝書室出版 1982) 頁 16

33. “海賊張保避風於大嶼山, 赤瀝角。赤瀝角惟東西通海, 可截殲而也。香山知縣彭昭麟偵知之, 令漁戶陳敬裕等以繒船截其東口, 檄番舶三助之。時, 賊別隊方攻劫他處, 聞急回救, 彭昭麟復馳請提督孫全謀, 移師截其西口, 賊數百艘盡困港中。未幾, 東南風作, 彭昭麟請沈二巨艦阻賊西遁之路, 孫全謀堅不從。又請以火攻, 從之。然火船小而少, 賊拒以木, 不得近。彭昭麟以事多掣肘, 慮其終變, 馳請總督百齡視師。是夜, 賊冒死乘風西出, 孫全謀麾師船長列一字避之, 賊遁去, 蕃舶繒船追之不及。翌朝, 百齡至則無濟矣。” 引自清 瑞麟等纂《廣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6 據清光緒五年刊本影印) 第二冊 頁 411

## 參考書目

清 瑞麟等纂《廣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6 據清光緒五年刊本影印) 第二冊

蕭國健《清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香港:顯朝書室出版 1982)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 上冊/下冊

科大衛, 陸鴻基, 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市政局出版 1986)

清 梁廷柟撰《夷氛聞記》(北京:中華書局 1997)

清 舒懋官, 王崇熙修纂《嘉慶新安縣志》(深圳市 中國地方志集成 廣州府縣志輯 18 2003 據清嘉慶二十四年刻本影印)

劉旭《中國古代火炮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林光澂《中國度量衡》(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67)

蕭國健《關城與炮臺》(香港:香港市政局 1997)